

寻梦万里行

“一带一路”大型采访报道·深度⑬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海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联合主办

新加坡



制图杨薇

海南企业需要“走出去”

■ 本报特派记者 袁锋 彭青林 张杰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海南的企业需要“走出去”。在新加坡,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着走向海外的桥头堡:海胶集团(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海南农垦集团与该公司等并购的R1国际橡胶贸易公司。海南日报记者对两家公司都进行了实地走访。

2012年,海胶集团全资子公司海胶集团(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与控股股东农垦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农垦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收购了R1国际公司75%的股权。R1国际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全球橡胶贸易的集团。该公司目前业务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同时在欧洲和美洲地区设有代表处,并在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也有业务开展。海胶集团(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荣告诉记者,“通过并购,海胶集团大大延伸了天然橡胶产业的广度和深度,朝国际化的战略目标成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海胶集团也因此成为海南企业“走出去”的一个代表。

R1公司是一家国际化公司,其员工来自世界各地,首席执行官达斯就是印度人,他告诉记者,通过并购,如今海胶集团在新加坡有了海胶新加坡发展公司和R1公司两个平台,在新加坡这个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打通了从单纯种植到加工、物流、贸易、金融的整个产业链。

通过海胶(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与R1公司,海胶集团近年来的业务已逐步扩展至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海南农垦集团也借此迈出了国际化步伐,在国际上有了发展的支点。王志荣说,海胶将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为契机,加强与橡胶主产国的合作,建立长期的战略关系,扩大境外橡胶资源的控制规模,创建海南橡胶海外品牌。

采访中达斯向记者透露,R1公司今年开始向价值链的橡胶加工环节发展,正在建设一家加工厂。如果市场情况允许,明年公司将在新加坡上市。达斯表示,“一带一路是个非常有远见的战略,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橡胶市场,知名轮胎厂商都进入了中国,该战略可将中国这个最大消费国与沿路橡胶生产国联系起来。对R1这样的中间商来说,使得对生产者和消费市场的支持更容易。我们非常欢迎一带一路战略,它将加强地区与全球贸易与融合,带来增长与繁荣。”

以并购企业方式,迈出国际化步伐,可以成为其他海南企业“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两位老总一致的看法。达斯认为,海南的企业发展到成熟或较高水平之后,必然要走向国际化。而合作伙伴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要找到优秀的、声誉良好的公司来合作、并购。同时,海南的企业要注意寻求具有国际视野和经营能力的人才,并且要对海外的法律环境有深入了解。

“出海不一定要自己造船。”王志荣说,目前,海南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思路还有欠缺,金融与业务的结合方面做得不足,同时,政府部门和银行等机构对企业海外发展的服务还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如果能搭建起企业宣传推介的通道,让企业自己走出去寻找商机,可能比政府大包大揽要更理想。



新加坡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大企业落户,成为跨国公司公认的国际经济枢纽。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新加坡政府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培育起了技术密集型的信息、研发、设计等产业。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采访札记

狮城望海南: 地缘优势 更胜新加坡

■ 本报特派记者 彭青林 袁锋 张杰

在新加坡,很容易就望见海南岛。我们可以清晰感受到,新加坡社会对“一带一路”十分关注。他们和海南一样,希望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路上找到新的发展机遇。

在这条无形的大道上,新加坡和海南,正处于南海的两头。“海南岛是中国距离新加坡、东南亚最近的地方,是海上丝路上中国走向东南亚的最后一个点,也是东南亚进入中国的一个点。”曾为广东省主要领导讲授新加坡产业发展经验的杨建伟教授表示,这是海南岛的地缘优势。

“如果说地缘优势,海南更胜新加坡。”新加坡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新加坡虽扼守黄金水道,但并非马六甲海峡的唯一良港,同时地域狭小、缺乏腹地是新加坡发展中最大的不利因素。而海南不但面向广阔的南海,而且背靠中国的广阔腹地,区位条件和地缘优势十分突出。

他们从新加坡北望,还可以看见海南更多的优势所在。

比如,海南作为一个大岛,丰富的资源、优良的港口、日益完备的基础设施,让许字鑫、符基仕两位规划专家看到了广阔的开发空间。再比如,在特区、国际旅游岛、“一带一路”、三沙设市等国家战略中,他们看到了海南发展的机遇和动力。还有众多侨胞资源、博鳌亚洲论坛、滨海旅游胜地……

如何把这些优势转化为海南发展的动力?从狮城望过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双方的联系增添了一条新的纽带,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多位新加坡专家学者都指出,在没有更多产能和资源可以“走出去”的情况下,海南融入“一带一路”可以更多“请进来”,成为东南亚乃至海上丝路沿线国家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

新加坡人相信,在海南实现这些议题的发展过程中,新加坡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海南走向东南亚甚至国际的重要基地。这不仅是因为新加坡是亚洲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和区域经济中心,也因为新加坡有太多海南可以利用、借助的资源。

在新加坡,随便转过一个街角,就有可能看到“海南鸡饭”招牌,还有“海南冰室”、“海南咖啡”……这些冠以“海南”之名的品牌,在新加坡已经深入人心,扬名国际。

在某种程度上说,新加坡是一个现实的“国际旅游岛”,其世界水准的金融业、旅游业、会展业、制药业等产业正是海南重点发展的产业,有许多产业发展的资源和经验值得我们利用。

从新加坡望海南,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当我们离开这里时,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精神。采访之时,恰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前夕,新国社会上下正在共同回顾“建国一代”精神。

在新加坡的海南社群里,这种精神显得尤为明显。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陈庆炎在为《海南精神系列丛书》所作的序中写到,新加坡海南社群具有“辛勤苦干、开拓进取、无私奉献、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份跨越了时代的精神气质,更值得我们深思。

岛屿经济体的产业发展样本

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新加坡始终站在世界产业发展前端

■ 本报特派记者 彭青林 袁锋 张杰

新加坡,又称狮城,也叫星岛,这些别称充分表明了她的特点:岛屿即城市,城市即国家。她的面积仅700多平方公里,比海南任何一个市县都要小,如果不计入填海形成的200平方公里,其面积只相当于海口市秀英区大小。因此,所有岛屿经济体受到的局限几乎在新加坡都有所体现,甚至包括用水一度也十分紧张。

但是,2014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多亿美元,大致与北京市相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更是达到5万多美元,根据IMF的数据世界排名第9,堪称亚洲最富裕的经济体。

其富裕的秘诀就是强大的产业支撑。在我们的采访中,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专家学者,都以新加坡的产业自豪。新加坡不但二、三产结构合理,而且每10多年就能实现一次产业升级,使其产业水平始终保持在世界产业发展的前端。

此次采访,借助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知名专家学者的分析,我们得以窥视新加坡这一堪称产业发展典范的过程。对同为岛屿经济体的海南来说,新加坡的经验足为一个岛屿经济体的产业发展样本。

“国际观”审视产业发展

“新加坡拥有什么资源?”郑永年的反问,倒是把我们难住了。作为中南半岛最南段的一个小岛,新加坡地域很小,没有丰富的原材料,没有广阔的市场。即使是广为称道的扼控马六甲海峡的区位优势,在郑永年等专家学者看来也不是绝对的。

“马六甲海峡很长,沿途有很多具备优良港口条件的地方,比如马六甲、丹戎等。”新加坡唯一国际集团副总裁、南洋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杨建伟说:“为什么其它地方的产业发展都远不如新加坡?”

他介绍说,在某种程度上,因为资源极其有限,新加坡从建国伊始就必须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每一个重要产业的发展,新加坡都是以国际视野、

国际水准来审视自己、要求自己,力求站在国际产业发展潮流的最前沿。

其实,新加坡建国之初的一段时期内,其主导产业以纺织、电子、蚊香等为主,很像90年代我国的乡镇企业;进入上世纪60年代,新政府意识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局限,主动向资本密集型的修造船、石油化工等产业升级,奠定了新加坡在国际产业格局中的战略地位;随后,新政府又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培育起了技术密集型的信息、研发、设计等产业;上世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再次进行产业升级,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大企业落户,打造成跨国公司公认的国际经济枢纽。

今天,在我们的采访中,从郑永年

“无中生有”实现产业升级

医药产业堪称新加坡产业升级的范例。在新加坡采访到的多位专家学者,都提到了医药业的例子,其中就包括祖籍海南的两位新加坡规划专家符基仕、许字鑫。

“真称得上是无中生有!”在历史上,新加坡在制药方面没有任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基础,也没有制药业所需的原料或市场环境,甚至也没有经过医药市场洗礼的企业家,没有生物制药方面的尖端学术研究成果。但是,医药特别是生物制药产业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和广阔发展前景,都是致力于产业升级的新加坡政府所需要的。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曾任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科技研究局主席的杨烈国。作为新加坡政府负责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他走遍了世界四大生物制药中心,一方面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不少世

界上最优秀的生物制药专家吸引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政府的资助下为他们建立起实验室和研究机构;一方面大力完善生物医药业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建立起生物科技研究院等产业园区,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条件,同时还为生物医药人才的引进和相关研究提供了十分宽松的法律环境。通过这些努力,一些世界医药巨头相继进入新加坡,还带动了本地一大批具有世界前沿研究水平的中小制药机构,短短10年就成为世界重要的生物医药基地,产值达到新加坡工业产值约十分之一,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许字鑫博士特别指出,新加坡与香港在产业上一个显著区别在于,虽然旅游、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同样高度发达,也是许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但新加坡现代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只占经济总值约一半。比如,新加

坡旅游业近年来发展很快,具有世界水准,但只占GDP的不到5%。制造业则占GDP的大约40%,第二产业始终在新加坡的产业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只是产业内涵始终在升级而已。

长期研究发展经济学的杨建伟认为,这样的产业结构让新加坡的发展更加稳固,也使不同产业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互动关系。

“政府在产业发展上一定要有超前的眼光、超前的规划、超前的准备。”杨建伟建议,海南发展产业也应如此。他说,新加坡做产业一定是提前,会看两三年甚至五年以后,这些巨头企业会发展什么。比如最初向医药巨头们推介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来,可是将信将疑跑来看,基础设施、研究机构、工程师等人才都已经准备好了,专家也被吸引来了,这些巨头们没有理由不来。

最宝贵的资源是“人”

杨烈国曾经说过,新加坡从无到有发展起生物制药业,其实只有一件法宝,足以成就也可以毁掉高科技事业:人力资源。我们在新采访的专家学者们也一致认为,这是新加坡最大的优势和最有价值的资源,也是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关键因素。

首先是产业人才。杨建伟表示,新加坡只有500万人,单靠本国人才不足以支撑世界级产业的发展。因此,新加坡把引进和培养人才作为发展产业的第一件工作。新加坡不仅用良好的待遇吸引高端人才,还用优质的医疗、教育和生活环境留住人才。如果还留不住的,就创造宽松的环境,比如在新设立第二实验室,吸引人才短期工作。另一方面,新加坡用优良的中等职业教育培养大量一流的技术工人,在大学里培养了许多一流工程师,并且都是按照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培养的,实际上就把跨国公司

培训员工的成本承担了。当这些人才毕业时,马上受到跨国企业的欢迎。

就海南而言,杨建伟建议,可以重点抓好中等职业教育、大专教育等培养高级技术工人的教育。但不管哪个类型的教育,一定要面向大企业、面向未来产业发展的需求。

其次是干部素质。郑永年认为,在政府对经济发展有相当主导作用的背景下,干部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发展能量。比如,新加坡有经济发展局等政府部门,满世界寻找最适合新加坡的产业、最先进的项目,这就要求这个部门的公务员懂产业、有国际化视野,还要有创意。

针对海南的实际,郑永年建议,在政府吸收更多专业人才的同时,可以多借用“外脑”,加强与智库、研究机构的合作。“中国现在不是推广PPP么,在与智库合作、确定发展思维、制定产

业规划等方面,海南也可以试行PPP模式。”他说,由此汇集更多的“智慧”为海南出谋划策。

此外还有意识和作风。“新加坡曾经总结自己的国魂:忧患意识。”杨建伟说,新加坡太小,经不起任何失败,所以人们都十分谨慎、十分努力,这也成就了新加坡的发展。他希望,海南也能有这样一批人,凝聚起社会的发展意识、紧迫意识,做好产业发展中具体而繁复的诸多工作。

杨建伟建议,在用好人人力资源方面,海南还可以拿出更多的实招,弥补现存的不足。他举了最近在马来西亚一个产业园区的见闻为例:为了弥补当地教育水平落后的问题,入园跨国公司工人前6个月工资由园区承担,作为补贴给企业培训熟练工人的“培训费”。“类似这样的招数,马来西亚都想到了,我们更要开动脑筋,多拿出一些实际行动来。”杨建伟说。



新加坡海南街上的海南会馆。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